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第二十一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伍舉實遣之

左傳襄廿六年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案下文聲子曰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又國語楚語上子牟有罪而亡康王以淑舉爲遣之又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淑舉曰女實遣之則伍舉實送之送乃遣字之譌楚之君臣以子牟出奔爲伍舉遣之行將罪及於起謀者故伍舉亦懼禍出奔若但送子牟之行則伍舉罪

輕當不至於出奔也

八十曰耋

易離九三則大耋之嗟釋文引馬云七十曰耋王肅云八十曰耋又詩車鄰逝者其耋傳耋老也八十曰耋正義曰耋老釋言文孫炎曰耋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此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又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釋文八十九十曰旄本又作耄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射義者耋好

禮注耆耋皆老也又旄期稱道不亂者注八十九十曰
旄百年曰期頤又左傳僖九年以伯舅耋老加勞杜注
七十曰耋正義曰釋言云耋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
郭璞云八十爲耋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
又公羊傳宣十二年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何注六十
稱耋七十稱老解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
七十曰耋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
此耋字誤耳案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
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从老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从
至耄年九十曰耄从老从蒿省則八十曰耋說文與毛

詩傳同嘗以此二文爲正禮堂謹案鹽鐵論孝養云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老次公說與毛許同蓋古本禮記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毛許據之鄭注本則無曰耋二字故曲禮注不解耋字或又益之鄭本陸氏所以斥爲妄加也鏞堂謹案八十曰耋與王肅易注合疑此禮記係王肅私加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者他皆不坐杜注左傳隱四年昭元年並云八十曰耄孔子家語觀鄉射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王肅注八十九十曰耄皆與鄭本禮記合然易注以耋爲年踰七十則鄭意亦以耋爲八十矣王肅易注劉熙釋名郭璞爾雅

疏云八十是也馬融服虔杜預皆以爲七十蓋如春秋正義說經無明文故也犍爲舍人云六十之稱未詳所出而何邵公從之知非無據矣徐疏云今曲禮七十曰耊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耆徐據今禮記六十曰耆不作耊故下云或者此耊字誤也依說文九十曰耄耊當爲薹玉篇薹莫報切邁也九十曰薹耄同上亦作耄知耊爲薹之俗矣書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釋文老本亦作薹汗簡中之一載薹字云見尚書薹卽薹字之譌知禮記耄字亦本作薹矣陸德明以耊耆考孝等字皆从老省因於尚書大禹謨耄期倦于勤呂刑百年耄荒毛詩

行葦傳耄期稱道不亂抑亦聿既耄周禮司刺再赦曰
老耄左傳隱四年老夫耄矣昭元年老將知而耄及之
耄字俱作老毛不知老字上本从毛今下復从毛無以下
筆據毛詩行葦傳周禮司刺禮記曲禮射義知古皆假
借作旄也說文㫃部旄幢也

白茷央央

詩六月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旐者也釋文白茷本又作
旆蒲貝反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一曰旆與茷古
今字殊正義曰釋天云繼旐曰旆故云白茷繼旐者也
茷與旆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茷旃旌亦旆也

又泮水其旂茷茷傳茷茷言有法度也釋文伐伐蒲害
反又普貝反言有法度本又作茷正義曰我觀其車之
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茷茷然有法度又
羣經音辨卷三伐伐旂皃也蒲害切詩其旂伐伐今文
作茷據此知六月白旆央央陸孔本皆作白茷與定四
年左傳同爲假借字陸氏所見本有作旆者恐是後人
改從正字而今本遂從之也泮水其旂茷茷本不與六
月白茷同據釋文羣經音辨皆作伐伐正義當亦作伐
乃陸氏所見已有作茷者而今本又誤從之竟與旆之
假借字無別矣

莊十八年秋有蜮

五行志下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處有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故劉以爲在水旁能射人又以齊

女淫惑爲說取義嚴切范解祗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

又君不試師古曰試用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氏云

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所爲鄭瞻

所惑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左傳秋有蜮爲災也正義曰

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

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與漢志載劉說同

又引陸機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

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

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云徧身濩

濩或或故爲災與劉子政射人甚者至死何邵公毒害

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爲盛暑所生未詳所本

斨瘍

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注折瘍踠跌者釋文折瘍劉本作斨同時設反案說文艸部斨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斨籀文斨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斨折篆文斨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宗作斨爲古文當從之注疏本誤作斷

羞服之式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注羞飲食之物也釋文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成

作縢釋曰羞服之式者謂王之縢羞衣服所用也據此則晉于寶唐賈公彥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縢係妄改

實見閒

禮記雜記上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實見閒藏於見外椁內也釋文實見音閒廁之閒棺衣也注向閒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閒二字共爲𥌬字音古辯反正義曰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閒旣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

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舊譌槨）內者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案覵字雖有誤分為見閒二字者然據注云藏於見外椁內則知鄭本作見閒不作覵也正義引儀禮可證彼注有云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賈疏云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是棺柩不復見也則見為棺飾益明矣陸氏所引一解非也

濟濟者容也

禮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釋文濟濟者容也口自反賓客也下容以遠同漆漆者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正義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正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正此乃賓客之事夫何神明之及

交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爲客皇氏用王肅以客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或容爲客字則是遠義（舊作義遠今乙轉）何須云客（此客字舊誤作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客未之有也又王肅爲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案此當從正義本王肅妄改客字以破鄭皇侃義疏從之非也孔仲達謂皇氏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守其邱於此見之釋文從皇本故亦作客家語公西赤問篇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王肅注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

注言賓客疏遠之客也漆漆者以自反注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案家語容也遠也必本作客也遠也故王肅注以客也爲賓客之客以遠也爲疏遠之客下客以遠亦作容以遠有禮記釋文可證今本家語作客又役入據禮記改也禮記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家語作漆漆者以自反無容也字葢王肅亦知客以自反與客以遠相對一字爲客一字爲客不可通故以容也自反也之容删之於家語似爲本無此容字以泯其私改之迹下若容以自反客字亦當衍葢王肅既改禮記以破鄭遂私作家語以證其是矣

聘禮注使之將

儀禮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春秋時鄭伯惡其大夫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此蓋請而不得入釋文使之將子匠反一本作使之將兵將則後加字釋曰閔二年公羊傳云鄭伯惡高克使之將兵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案公羊傳作使之將無兵字禮注本公羊傳故陸以爲後加賈疏蓋已作使之將兵矣

猗重較兮

詩淇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猗字傳箋無說禮記曲禮

尸必式正義引詩云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楊注詩曰倚重較兮文選西京賦倚金較李注毛詩曰倚重較兮案說文倚依也依倚也疑今詩猗字从犬者譌然釋文作猗云於綺切依也正義釋經云依此重較之車兮似本从人旁而下引經仍作猗則陸孔皆从犬旁爲倚之假借字開成石經亦作猗說文繫傳較字下引詩猗重較兮羣經音辨犬部云猗依也於綺切詩猗重較兮然則自六朝以及五代至於宋初皆作猗字唐人雖多引作人旁要未若从犬者尤爲信而可徵也

敢告不寧

左傳成十六年郤至對楚王曰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正義曰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荅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犨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犨相似今知不然者按僖二十八年魏犨云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謂不有被傷以自寧也知不與彼同者以彼云不有寧謂不有損傷此直云不寧既無有字又先無被傷之狀與魏犨不同也按撿杜注敢告不寧君命之辱宜連讀之若敢告不寧別自爲句則君命之辱一句零行無所依附故知

與彼不同劉君不尋杜意以爲與魏舞相似而規杜非也案此傳當從劉說若依杜注則傳止應云不寧君命之辱不當於不寧之上贅敢告之言今旣敢告不寧連文則知與無乃傷乎相應矣此是杜改先儒舊義劉光伯據以規之故其言甚當正義曲爲回護非也又毛詩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然則此不寧寧也依本解亦通不必定訓爲傷

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曰言已

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注云其辭未得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弦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注南風愷樂之風案爾雅釋天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義引李巡曰

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或以爲長養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亦同據高注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爲失妄孰甚焉正義以熊氏爲非當由誤會熊意爲即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慍兮蓋即王肅禮記注旣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

兩足不能相過

春秋穀梁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傳曰輒者何

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釋文兒輒如字或云音近縶左氏作縶綦音其又其冀反劉兆云綦連併也䠠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縶劉兆云如見絆縶鄂本釋文作縶纠譌今從舊刻注疏本也案說文馬部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縶馽或从糸執聲則輒當作馽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縶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縶者帶之或體公羊穀梁作輒者馽之同聲假借字也綦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踙當從宋刻注疏本作踙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踙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踙足不相過

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耴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卅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䟿疑非是案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穀梁傳能為衍文

詩古文今文

毛詩為古文齊魯韓為今文古文多假借故作詁訓傳者以正字釋之若今文則經直作正字今拈示數則於此俟嗜學者推闡之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釋文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韓詩外傳卷六毛詩鴛鴦摧之秣之傳摧莝也韓

詩作莖之秫之箋云推今莖芊也釋文云莖韓詩云委也故知韓詩經作莖而訓爲委毛詩大明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釋文正義毛詩邸中有麻將其來施施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傳施施難進之意韓詩作將其來施施顏氏家訓是今文皆以詁訓代經也鏞堂謹案毛詩抑洒埽庭內傳洒灑也韓詩作灑埽庭內見韓詩外傳卷六毛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湯蕩也三家詩作子之蕩兮見楚辭章句卷一然韓詩防有鵲巢誰侜予娓娓美也釋文毛詩作誰侜予美又疑韓詩爲本經蓋詩四家毛爲最然三家各有傳授其足互和考正者不少但存乎好學深思之士耳

不裒城

五行志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謹中謂
吕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
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
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曰蓑蓑城謂
以草覆城也蓑音先和反春秋公羊三月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傳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
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
所主釋文仲幾本或作機不衰素戈反一或作蓑一音
初危反解云謂不以蓑苫城也公羊之義以爲昭三十
二年城成周者旣是城訖故於此處責其不蓑而已不

似左氏方始欲城耳案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衣部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也詩無羊何蓑何笠止當作衰釋文與唐石經从艸公羊釋文亦云或作蓑今注疏本同俗字也衰城之義當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玉篇衰先和切雨衣也今作蓑又史追切微也又初危切等衰也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韋注云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矣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與

穎注正合徐疏謂昭卅二年旣城訖於此責其不裘而已此臆說也仲幾左公穀及漢志並同釋文或作機非

昭卅四年日食

五行志昭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曰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曰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縶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愼曰將大水左傳作將水此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以義言之

無旱乎孟康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爲不克陽勝則盛故言甚案杜注云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爲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以下是漢儒左氏說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成王若曰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釋文王若曰日字諸本皆無今案當有補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戎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

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據此知衞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所注古文皆作成王若曰即歐夏大小夏侯今文亦作成王義雖不同其經有成字則同也晉出尚書號稱古文乃與古今文俱不合何耶正義意在回護僞孔因云馬鄭王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蓋反以有者爲誤矣不知尚書亦每言成王顧命王崩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

更有成王崩三字（皆見釋文）晉出古文於凡言成王者皆刪之陋矣此當從馬說以爲後錄書者加之

說文洌寒皃

詩大東有洌氿泉傳洌寒意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洌（今七月誤作栗烈當從此所引）是洌爲寒氣也說文洌寒貌故字從冰寒今說文仌部無洌字有瀨云寒也从仌賴聲據孔氏所引知唐初說文本有洌字古洌瀨聲同（詩思齊烈假不瑕正義云鄭讀烈假爲厲瘕論語子張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釋文云厲鄭讀爲賴）說文盡以洌爲正字瀨爲重文今本脫落合始得之李善注文選嘯賦引字林洌寒貌本說文也高唐賦注引作洌寒風也

風字譔唐石經洌字譔从水毛傳
寒意也正義本作寒氣也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一

經五千六百九字
注四百廿三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二

武　進　學　生　臧　琳　玉　林

仲秋鳥獸毛毨

周禮司裘中秋獻良裘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毨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釋文毨音毛毨先典反釋曰云中秋鳥獸毨毨者此是尚書堯典文案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羽獵韋袴从[illegible]幷聲[illegible]或从衣从朕虞書曰鳥獸[illegible]毛毛部氄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氄毛徐鉉本作髦徐鍇本作毛案說文毛獸毛也髦髮也則小徐本是[illegible]部引書亦作毛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據此知尚書仲冬鳥獸氄毛古文作

鳥獸㲮毛仲秋鳥獸毛毨古文作鳥獸毛𣯩鄭注周禮亦云中秋鳥獸毛𣯩與說文正合蓋許鄭皆本壁中古文故所見同也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毨字於𣯩旁寫者誤入注中或覺其難通反誤認𣯩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𣯩毨連文葢唐時本皆如此故陸貫不能辨之而釋文以𣯩音毛爲尤誤𣯩字从毛隼聲若因从毛而音毛則凡字書毛部字皆可音毛矣恐陸氏誤不至此也孔傳本仲冬作氄者俗字仲秋作毨者與𣯩聲相近義通說文引作𣯩毛但毛字誤倒在下耳其爲毛毨之異文則無可疑者乃唐韻𣯩人勇切是誤作仲

冬鳥獸氄毛矣余昔撰尚書集解亦謂氄當爲而尹切不當爲人勇切疑所引書卽仲秋毛毨駁文今考之周禮注益信前說之確玉篇雖而勇而允二切衆也聚也毹同上此不特非顧野王原書恐幷非孫強輩改者矣廣韻十七準毴毛聚而尹切較之玉篇學識爲遠勝

王肅聖證論

三國志王肅傳謂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駁而釋之舊唐書元行沖傳云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謂孔晁輩）占荅以聞又

道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等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家聖證論唐人義疏及杜氏通典皆引之余幼爲困學鈔時嘗彙輯之而未全備茲見周禮媒氏疏載王肅馬昭張融孔晁四人論難較他書爲詳爲校訂之以詒嗜古者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注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元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娉之者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仲春之月雜記曰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司男女

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注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王肅曰周官
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
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奔者不
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
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見本命篇男
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家語作而
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
禮言其極亦不是過家語作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
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
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

法耳昭曰禮記本命曰見大戴禮記中古曹褒古字據大戴禮記補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今大戴禮記作合於五也中節也盧注合於五十此略引蓋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大戴禮記下有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尚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見文十二年尹更始云西漢說穀梁者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

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殤（鏞堂謹案舊誤作大婦茲從通典嘉禮四所引校正）

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殤者何關盛衰一說關畏

歆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蓋本馬季長張融關盛衰說）

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

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國語越語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

七嫁可知也又王肅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

其義乃知古人可以於冬（志相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婚姻類引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此文有脫誤）

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疑言）二月詩東

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

也十月案毛傳本云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無十月二字正義引王肅云謂十月也然則此十日二字即王肅所加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此綢繆篇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傳又云時尙暇務須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此疑當作而爲生育之始娶妻入室長養之功亦不失也孫卿曰見荀子大略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子云冰泮殺內十日一御楊注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殺內之義家此作殺止恐因下引韓詩傳而誤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待冰未泮爲此驗也而元云歸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此肅設爲問難以申己說詩以鳴鴈之時納采

以昏昏舊作感今改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非此日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東門之楊正義同引作農業與婦功相對今家語作農桑法云正月農事起蚕者採桑與通典引同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舊作秋班時位誤也家語作春頒爵位東門之楊正義所引同今據改禮記禮運本作合男女頒爵位冬春二字是淵所加以難鄭者又以上皆王肅論以下皆馬昭難肅之辭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春日遲遲女心傷悲七月綢繆束芻三星在隅綢繆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我行其野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山詩殷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元鳥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

小勿軒

親往元鳥生乳之月以為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凡此皆與仲春嫁娶為候者也夏小正曰二月冠子疑衍嫁女娶妻今夏小正無嫁女娶妻作娶婦之時秋以為期張此涯奔之詩此下是張融評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夏小正作綏多女士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之六當作五交辰在卯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疑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傳云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在塗見采鼈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作詩詩說今改云士如歸妻我尚

及冰未泮泮字符無今補定納其篇義云篇義謂詩序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當作時令篇云今管子闕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送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月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且仲春爲有期之言秋冬春三時嫁娶當作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四時嫁娶何自違也也字當在之語下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詩易禮傳所載咸泰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綢繆箋云三星心星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

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有女懷春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春日遲遲樂與公子同歸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所以悲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之歌小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之歎此春娶之證也

禮諸侯越國娶女仲春及冰未散請期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摽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戒當作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詩序

則衰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又唐風序綢繆刺昏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元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蘩諡此下是賈疏引孔晁申肅之辭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悲薇芾其標喻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元用仲春為正禮為密也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釋文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正義曰言

爲凶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擅病之也據此知禮記本作章義不與書古文畢命彰善癉惡同梁皇侃本作義故陸氏據之開成石經亦作義今本作善因書古文亂也案正義云言爲凶者則家字衍文

投壺複句衍字

禮記投壺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請爲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曰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類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

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又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注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案注言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此即所謂一馬從二馬也如上文本有此句則鄭當於上注之不得至此方釋也宜從定本爲是俗本蓋因下誤衍釋文從定本正義從俗本

上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案四字當有惟今本間字爲衍文釋文無

隱三年日食

五行志下之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載故隨室置載州焉）衞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二（當作）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

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案漢志引
公羊傳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傳曰
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
也何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又云是後衛州
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與董
劉義皆合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同惟杜
云今釋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
史失之與古義不合以待能辨者定之

鞠窮如也

儀禮聘禮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孔子之執圭

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釋文鞠躬劉音弓本亦作躬又羣經音辨卷三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今本作躬據此知儀禮注本作鞠窮躬葢古聲借字故釋文作窮音辨本之賈疏作躬陸云本亦作躬恐皆依今論語所改

昭十七年日食

五行志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左氏傳平子曰
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
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
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
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
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
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
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已

爲六月二日魯趙分案所引說曰云云是西漢儒左氏舊說晉杜預注多本之而猶有疏漏未盡者

薄狩于敖

文選東京賦薄狩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毛刻文選作薜注今從明刻五臣注本又狩作獸當是後人依今本毛詩改如李本作獸當云狩與獸同矣又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于敖廣圻案初學記廿二引搏狩于敖鄭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也芣苢薄言采之傳薄辭也箋云薄言我薄也可證古狩獸通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云罷兵西

蹟行狩　記政事作武成是司馬子長以獸獸爲狩矣考唐石經作搏獸于敖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舊音傳單本釋文作音付今從注疏本是釋文亦作搏獸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是孔氏亦作搏獸又之子于苗傳夏獵曰苗正義云夏獵曰苗則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耳非宣王發意嚮東都歷冬夏也正義祇引上文駕言行狩而不引此薄狩于敖益知孔本作搏獸矣

蕭蕭馬鳴

詩車攻蕭蕭馬鳴唐石經原刻作蕭蕭馬鳴後即於蕭

蕭上改爲蕭蕭其迹宛然可考案傳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以經本作肅爲肅然清靜意故云不讙譁若作蕭爲蕭涼蕭條則入近人辭氣矣或謂旣馬鳴矣安得肅然淸靜蓋天子親田士馬衆盛徒御囂囂今而聞肅然馬鳴之聲見悠然旆旌之形是於極煩擾之中而得此整暇景象矣故爲不讙譁當從石經原刻

侈兮哆兮

詩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

罪猶因萁星之哆而侈大之詩考補遺載說文作鉹兮
哆兮載崔靈恩集注作侈兮哆兮寀詩考引說文知毛
詩本作侈兮哆兮古文借鉹爲侈故許君於金部引詩
鐧堂疑是鉹讀若詩侈兮其義則以曲鉹鬵鼎爲正也呂東萊讀詩
記載董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等皆作
僞欺人不可據而呂王兩家每爲所惑琳考之有年知
崔氏之書自陸孔所引外絕無遺文葢亡於唐末此條
當即竄改說文爲之理雖通而文則僞也毛傳侈之言
是必有因也正義所引無是字當從之哆大貌南箕箕
星也此先釋經哆字南箕字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

謂辟嫌之不審也此通解詩人比與之旨侈之言必有因也七字爲句謂凡侈大者皆必舊有所因今益侈大之與斯人昔有小嫌讒人更增益之以成其罪也毛傳所云因即目哆言之斯經哆在侈下之證箋云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此反言以申傳非倒易經文也若因箋而疑傳先云哆大貌以釋哆兮後云侈之言必有因也以釋侈兮則南箕箕星也五字何又錯於哆兮侈兮之間此由於不通詁訓不諳毛傳文句故說會毛於侈字無釋者以侈即奢侈義說文侈奢也世所共曉故略之哆大貌指南箕之言言與說文哆張口也正合玉篇口部廣

謂四紙皆本說文正義釋經云言有星初本哆然寬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又釋傳云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大狹言當作舌踵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所以成爲箕也則孔本已倒釋文哆音在上侈音在下問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陸孔俱不言有作侈兮哆兮是唐以來各本皆誤矣

相近於坎壇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

寒於坎暑於壇釋文相近依注讀爲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與相聲亂祈近皆斤聲故禳祈誤爲相近注義甚精鄭不云相近或爲祖迎則知本無作祖迎者孔叢子書論云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與王肅同孔叢子亦僞書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琳考此書解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與僞孔及王肅合書正義云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則孔子家語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爲說其相近於坎壇何必作祖迎於坎壇今家語非完書故無此文詩皇矣正義引家語今家語亦無孔仲達所

據唐本有之曾疑孔子家語孔安國書傳孔叢子皆出於肅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蓋三書皆託之孔氏以欺人之尊信用以攻鄭說而申己意駁鄭氏非而證己是者無不於此取之故三書即肅之非案也試以此條論之鄭以相近為禳祈聲近之誤肅於禮記改為祖迎見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誤而非聲近之誤肅解禮記及家語祖迎當用周禮迎寒迎暑說今家語雖闕可據孔叢子書正義推測之也又恐後人不信其說因託之家語以證之復恐後人并疑家語為己所私定故又著之孔叢子以證之肅之詭計勞心往往若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

古人語氣急

古人之言多氣急而文簡如毛詩以不寧為豈不寧以不康為豈不康書堯典試可乃已史記五帝本紀云試不可用而已是尚書以可為不可也論語陽貨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論語以得為不得猶尚書以可為不可也皆古人語急反言之證何氏云楚俗語者舉時驗以證之耳

舜典音義考

尚書音義非陸氏原書昔人已言之余反覆舜典一篇知此為後人竄改者尤甚蓋德明用王肅堯典注與孔

律遂用姚方興本不同姚雖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亦必有與王肅不同者如王云上帝天也姚意亦以上帝爲天而無上帝天也之文王云禋絜祀也姚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王云輯合姚云輯斂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姚云律法制王云藝禰也姚云藝文也王云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下姚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王云胄子國子也姚云胄長也教長國子序九共九篇稾飫下王本有汨作九共故逸六字正文其法也三字注而姚本皆無且云凡十一篇皆亡於此具見王姚之注文義不同或義同而文異陸氏旣據王本則所言王注中字必有姚

本所無者如孝經音義所音鄭注多不與唐明皇注同可證也乃檢釋文所出之注無有一字出姚本外者則爲後人據孔本以刪改可知今卽據孔本證明之釋文有八元八凱音義因姚云舉八元舉八凱也有來朝因姚云四方諸侯來朝也有從字因姚云不有迷錯從伏也有墳衍因姚云羣神謂邱陵墳衍也有巡行因姚云巡行之也有燔字因姚云燔柴也有瀆字因姚云四瀆視諸侯也有纁字因姚云諸侯世子執纁也有還字因姚云復還也有華字因姚云西岳華山也有榎字因姚云朴榎楚也有裔字因姚云崇山南裔也有縉字因姚

云獝雲氏之後也有饕餮因姚云號饕餮也有匏字因姚云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有故復因姚云故復至文祖廟告也有之長因姚云元善之長也有刵刑大辟因姚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三處因姚云臏刑當就三處也有於朝因姚云大夫於朝也有喉字因姚云納言喉舌之官也有令字因姚云不令相從也幾似陸本與孔本同正爲姚方興作音義矣可怪也馬氏文獻通考載崇文總目云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穎書則刪改釋文以從孔本者出北宋陳鄂手此其明證

也釋文藝魚世反馬王云禰也此禰字陸氏當爲作音後人見姚本所無因刪之又讒切韻士咸反殄切韻徒典反切韻陸法言之書德明與法言時世相近不宜引用其書皐陶謨惇切韻都昆反慤切韻苦角反禹貢繇切韻祖稽反泰誓上嗜切韻常利反洛誥褻切韻博毛反呂刑耄切韻莫報反餘經音義引切韻者甚少此皆竄改之迹也又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案馬季長鄭康成所注古文皆作如初王肅依今文據公羊注改作如西禮此猶毛詩維此王季齊魯韓改作維此文王肅依故陸氏據之方與本同者謂姚氏從王肅本作如西禮也詳琳所撰尚書集解

士則朋友

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釋文作士則朋友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據此知此句古本無奠字蒙上文也有者係衍文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二

經五千七百七十五字
注一千二百八十四字

經義雜記第二十三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雜記匠人執翿

禮記雜記下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正義曰匠人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葢謂之羽葆葆謂葢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葢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舊衍葆字今刪）前御行於道又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引雜記曰匠人執翿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釋曰匠人（舊譌師今改正）執翿羽葆幢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

子之法言執翿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翿無羽葆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翿是羽葆幢案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翿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翿字之義今本誤以翿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者正義知孔氏所據即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然周禮注先引雜記執翿之文後載司農羽葆幢之訓乃疏中兩援注文皆云執翿羽葆幢蓋合引之豈唐時周禮注已誤後人遂據以增添禮記或疑其複遂致反刪正文而存注義乎爾雅釋言翿纛也郭注今之羽葆幢玉篇糸部纛羽葆幢也亦作翿皆可

證雜記羽葆爲翿字之訓

鄭氏神童

太平御覽載鄭元別傳曰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候相高其才爲脩冠禮見卷八百三十九又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見卷八百六十八余嘗欲彙采此類遺文撰鄭氏年譜

命于楚伐宋

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杜注受楚命

也釋文命于楚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據此知傳本無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傳本作受命于楚則文義已明杜可無庸注矣陸氏非之是也今注疏本載釋文又倒轉之

易輶攸畏

梁閔興嗣千字文易輶攸畏屬耳垣牆或讀易爲變易之易誤也案周氏即用詩小弁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文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釋文易以豉反屬音燭垣音袁由與輶聲相近或周氏所見

詩本有作君子無易輶言者

二孔孝經說

左傳宣十二年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王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爲文文旣據在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已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已心以補君從失故以盡忠爲進補過爲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案傳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

稷之衛也則先孔平直之說得之後孔雖似精密然恐過巧

孝經孔安國傳

唐司馬貞云古文孝經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昶集注之時尚未見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案古文孝經見漢藝文志謂孔安國作傳當無其事殆猶晉出古文尚書也江荀昶晉人尚未之見隋儒劉炫輩何由得之此明是以光伯僞託此書北宋前已亡逸惟唐人尚有徵引者今錄以備考唐元行沖孝經正義宋邢昺校載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云脫衣應(唐會要作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徒(唐會要作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又見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云義取常念先祖述脩其德蓋天子之孝也云蓋者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槩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云服者身之表也資於事父以事母云資取也分地之利云各盡其所宜此分地之利也民具爾瞻云具皆也爾女也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云亦以祖統理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云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德義可尊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容止可

觀云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云上正身以率下要君者無上云君者臣之禀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非聖人者無法云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云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諸侯有爭臣五人云天子所命之孤及三卿與上大夫大夫有爭臣三人云家相室老側室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云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云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

屍內於棺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案水字當衍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釋文引仲尼居云靜而思道也案古文云仲尼閒居故傳以閒訓靜舊唐書卷廿一王仲邱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云帝亦天也與春秋正義所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其二十四則唐明皇注多所采用鏞堂謹案春秋左傳昭廿一年天子省風以作樂正義曰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太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書湯誥正義曰孔注孝經圜邱與郊其爲一事

雖少必作

論語述而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案史記孔子世家云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童子字正釋經少字可證本不作坐或說非是

爲其拜如蹲

公羊傳僖卅二年子揖師而行何注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解云介胄不拜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蓌字釋文介胄直又反如蹲音存案今禮記作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釋文蓌拜盧本作蹲與何邵公正合蓌乃俗字介者作介介胄蓋何氏以義言之而如古通此當從公羊注讀而爲如拜而蓌拜贊解據公羊注

則裻拜之拜係衍文

穀梁注禮之疏

穀梁傳廿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范注引釋癈疾云禮公族有罪刑于甸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釋曰祖之疏古本或作禮之疏者言同姓與異姓不別則於禮法爲疏也理亦通案當從古本作禮字旣言罪大名之使若異姓然何復論祖之親疏乎

出入周疏

左傳昭二十年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注周密也釋文周流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正義曰杜訓周爲密則疏爲希亦相反也俗本疏作流易繫辭云周流六虛仲尼燕居云周流無不徧也涉彼文而誤耳杜既以周爲密則流當爲疏今定本作流非也案陸孔說是也但陸既據古本作疏而釋文猶大書周流字（注疏本釋文改作周疏不足信）是其識究不能定此條孔勝於陸

盡之盜少止

左傳昭二十年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釋文盡之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案正義曰既言盡殺之復云盜少止者盡謂盡萑苻之內盜也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知孔本亦作盡之無殺字與陸本同既言盡殺之當作既言盡之標起至盡殺之盜少止當作盡之盜少止此二殺字皆後人所增

敬恭明神

詩雲漢敬恭明神釋文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李善注文選徒士衡荅張士然詩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洪氏

蘇釋載西岳華山亭碑云敬恭明祀以奉皇靈當本此詩或欲據此改詩作明祀余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悔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則下文宜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案文選東京賦云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盻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神即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鏞堂謹案敬恭明祀承上祈年方社言之明神字益涉箋而誤張賦易字以諧句耳

般於繹思衍文

詩般繹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我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案賚時周之命於繹思箋云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勑勸之以此詩是大封伐紂時諸臣之有功者故勉其繹思文王之功業君般爲巡守祀四嶽河海之詩勉誰陳繹思行之乎鄭箋裒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容命云裒衆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則推其受命而王由

於得神之𤙤方歸功於山川之靈無容忽及先王之子孫臣庶而戒勉之也齊魯韓有此當爲臣下告君之辭言周之受命由此王不可不綏思以永保神貺然一篇以中神人雜沓恐非體製即在王保亦當爲衍文

匹馬踦輪

公羊傳僖卅二年晉人與姜戎要秦師于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匹馬一馬也隻踦也皆喻盡釋文隻輪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踦居宜反一本作易琦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范解倚輪一隻之輪釋文倚輪居宜反或於綺

反漢書五行志中之下載劉向說謂晉敗秦師匹馬觭輪無反者服虔曰觭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觭隻也言盡虜獲之觭音居宜反案作觭作踦作倚皆奇字之通借疑公羊傳本作匹馬踦輪與穀梁及漢志同何注作踦隻也與范解及顏注同今注疏本與釋文皆誤倒若傳本作隻文義已明反訓爲踦意轉晦矣釋文謂隻輪本作易輪亦誤若作易輪依盡說爲車皆不還不得易輪轍則下文無反者三字可刪矣

毛傳文例最古

十三經中惟毛詩傳最古而最完好其詁訓能委曲順經不拘章句俗儒不知而私改者唐以前已不免矣茲

偶舉數則以質通經學古者焉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淇奧赫兮咺兮傳赫有明德赫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伸帶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貌中谷有蓷條其歗矣傳條條然歗也黃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韓詩略同有經重文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爾雅釋訓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與毛傳異孔仲達合爲一非是有經

兮而傳合者如旄邱瑣兮尾兮傳瑣尾少好之貌泉水
載脂載舝傳脂舝其車北風其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
雞鳴將翱將翔傳閒於政事則翱翔習射子衿挑兮達
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卷阿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
為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
萋有且傳萋且敬慎貌有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
騋牝三千傳騋馬與牝馬也淇奧綠竹猗猗傳綠王芻
也竹萹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甓傳中中庭也唐堂塗
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
沮傳漆水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

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時適明昭有周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閟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有繹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烏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后爲後之假借

儀禮鄉射禮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釋曰引孝經說取孝經緯援神契文彼說孝經云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后案說文彳部後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又后繼

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令者君后也凡后之屬皆从后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禮記後多作后大學一篇全用后字說文訓后爲繼體君則義可轉爲先後之後故孝經說云后者後也然要非正字鄭注儀禮據今文孝經從今文不從古文未聞也又賈公彥謂援神契說孝經然後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世所行唐明皇注本稱爲今文而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然後能守其宗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皆作後不作后葢據古文改之非漢

以來之舊矣

五帝本紀書說

史記載尚書今文爲多間存古文義其詁訓多用爾雅馬融注及僞孔傳往往本之唐司馬貞謂太史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尚書此說甚誤余讀尚書以史記參之其義始通不特詁訓已也昔著尚書集解會纂錄之而未盡欲以二十八篇采史記注之更以己意發明之今老矣精力不能全遂姑就孔傳本堯典錄史記於上以尚書證之所以祛索隱之惑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孔傳言放上世之功化案[illegible]

以放勳爲堯名猶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也釋文引馬融云放勳堯名與史合說文勳从力熏聲勛古文勳从員史記今文尚書也故作放勳孔傳本古文尚書也皆作放勳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此蓋釋經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此蓋釋經之允恭克讓也能明馴德克明俊德傳能明俊德之士案爾雅克能也徐廣曰馴古訓字俊馴聲相近蓋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作克明馴德訓順也古文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孔傳以若爲順而五帝本紀作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傳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索隱曰今文作辯章便則訓辯遂爲辯章案毛詩采菽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釋文云平平韓詩作便便毛詩爲古文韓詩爲今文是古文平字今文多作便古文尚書平章百姓今文尚書便章百姓大傳作辯章是書文之詁訓今文之或體唐時三家已亡故司馬貞取以當今文

百姓昭

明合和萬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傳協合案漢碑及石經邦國字互見宋洪适謂隸典邦或作國蓋所傳本異非由避諱是古文尚書作協和萬邦今文尚書作協和萬國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傳使敬順昊天案爾雅欽敬也若順也

數法日月星辰曆象日月星辰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曆象二字案論語堯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象者可象法也

敬授民時敬授人時案兩漢人所引多作民時亦古今文之異

分命羲仲居郁夷分命羲仲宅嵎夷傳宅居也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案說文土部堣堣夷引書宅堣夷是古文尚書作堣夷也嵎字蓋後人所改考靈耀爲今文是今文尚書作禺銕史記此作郁夷夏本紀作嵎夷與陸氏所言不合魯詩周道郁夷

曰暘谷日暘谷傳暘明也案史記作暘谷索隱曰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淮南子日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佀誤明矣據此郁史記本同淮南作湯谷司馬貞既知作湯谷有他證又改依尚書何邪茲復其舊玉篇引說文云叒日出東方湯谷所登榑及木也今說文亦改作暘谷又說文山部云嵎銕嵎

谷也嵎夷禺鐵嵎銕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土部堣夷爲正暘谷崵谷並今文之異體古文以日部暘谷爲正今文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當互有不同說文偁書雖本孔氏亦不廢今文俗詩主毛氏復徵魯韓也

敬道日出便程東作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傳寅敬賓導秩序也張守節曰道音導釋文賓徐音擯書出日謂日出也索隱曰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說文引書平辯東作此古文尚書也史記作便程東作此今文尚書也辯與秩古今字程與秩聲相近下同史正義索隱隨字立訓非

日中星鳥以殷中春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傳殷正也案史記下云以正中夏以正中秋以正中冬孔傳以殷爲正本史記此作殷蓋因集解引孔傳而誤疑古文尚書仲春仲秋言殷仲夏仲冬言正今文尚書則通言正也古文仲當爲中

其民析

厥民析傳言其民老壯分析爾雅厥其也

鳥獸字微

鳥獸孳尾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案古文尚書鳥獸孳尾今文尚書鳥獸字微孳字也尾微也古微或作尾此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之證傳非

申命義叔居南交

申命羲叔宅南交案爾雅宅居

也故史公以宅爲居孔傳本之

便程南爲敬致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索隱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張守節曰爲音于僞反案說文口部吪動也引詩尚寐無吪言部譌譌言也引詩民之譌言無訛字釋言訛化也當作吪郭注引詩四國是訛今詩正作吪化動義相合兔爰尚寐無吪與說文同而釋文本或誤作訛無羊或寢或訛亦當與兔爰破斧同而唐石經及今本誤作訛沔水正月民之訛言當從說文作譌而今誤作訛訛本俗字乃化動之吪譌僞之譌反兩用之不可以不旃也孔傳訓訛爲化是古文作吪矣古爲字或作僞見詩采苓及箋于皆悉故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張守節音爲于僞反亦從漢書讀是今文尚書作南爲也史記舊本作譌者因尚書作訛俗人謂譌與訛通遂誤加言傍今據索隱正義校正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其民因鳥獸希革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命和仲居西土分命和仲宅西案中春同書作分命此又作申命當有一誤居西土蓋以義言之徐廣曰一無土字則嫌

尚書删之也

曰柳谷

曰昧谷傳昧冥也案古文尚書曰昧谷今文尚書曰柳谷史記曹作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據此知史記本用今文後人依尚書所改今正之

敬道日入

寅餞納日傳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案說文入內也內入也納絲溼納納也知古內入字本作內周禮鍾師納夏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轉從漢讀也史訓納日爲日入知經必作內字孔傳本爲古文不應反作納知亦從漢讀改也又此同仲春言敬道疑今文經亦作寅賓與孔傳異集韻載釋文餞作淺今釋文作餞是後人所改正義釋傳云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不云淺讀爲餞是孔本作餞也

便程西成

平秩西成

夜中星虛以正中秋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爾雅宵夜也

其民易

厥民夷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案爾雅平均夷弟易也是夷易義同故古文尚書作厥民夷今文尚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今文義爲易言其民至秋樂易也孔傳以爾雅展轉相訓義得爲平然其說支離不可從今文每以詁訓爲經如鳥獸孳尾義爲字微而今文卽作字微可證孔傳詁訓多用史記而鳥獸孳尾不以尾爲微厥民夷不以夷

爲易者以今文經作僞作易恐相涉致嫌故別下己意以區別之而不知孔安國得壁中書會以今文讀之矣馬鄭注古文亦采用今文矣六經之古今文雖古義勝者爲多然未嘗不互有短長非可偏主一家也史記舊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爲刪正

鳥獸毛毨

鳥獸毛毨案許叔重說文鄭康成周禮注皆作鳥獸毛𣯍是古文尚書作毛𣯍也史記作毛毨當是今文不知孔傳本何以亦作毨字

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傳北稱朔案爾雅朔北方也毛詩傳朔方北方也

便在伏物

平在朔易傳易謂歲改易於北方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曰北方者伏方也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案古文尚書平在朔易今文尚書便在伏物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其民燠

厥民隩傳隩室也案古文尚書厥民與今文尚書厥民燠釋文引馬云煖也是馬從今文讀

鳥獸氄毛

鳥獸氄毛傳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案說文引書鳥嘼、褎毛是古文尚書作褎毛也史記作氄毛蓋是今文

尚書徐廣曰舐音甘**歲三百六十六日**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正四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案古文尚書以閏月定四時今文尚書以閏月正四時定正也歲字
已見上故於此省文**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傳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
皆熙廣也案釐正也故為飭爾雅庶衆也又熙興也往引書庶績咸熙熙興義同聲亦相近蓋古文尚書庶績
咸熙今文尚書庶績咸興釋文云熙興也此當是馬融義取今文為說也孔傳見今文經作興遂不取爾雅別
訓熙為廣以區別之**堯曰誰可順此事**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順是事者
將登用之案咨咨可否也若順也時是也此也古文時今文多作是故以時為此庸功也事也蓋古文尚書疇
咨若時登庸今文尚書疇咨若是庸孔傳事字乃以義增加經文所無史記事字則經庸字之訓也**放齊**
曰嗣子丹朱開明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傳允國子爵朱名啟開也案古文尚書允子朱啟明
今文尚書嗣子丹朱開明是允子為嗣子也爾雅允嗣同訓為繼釋文引馬云嗣也張守節曰鄭元云帝堯允

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是馬鄭注古文皆用今文爲說而孔傳棄絕三家徒自立異創爲國儈之說其設必豈可問耶凡經傳古文啟字今文多作開鏞堂謹案毛詩東有啟明三家詩東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

堯曰吁頑凶不用

帝曰吁嚚訟可乎傳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案左傳嚚頑異義此古今文之別也釋文云訟馬本作庸是古文尚書作嚚庸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馬既作庸鄭王亦作庸可知書釋文每舉馬本以該鄭王正義又許鄭王而略馬本其實馬鄭王並注古文苟非王肅所改不容有異書言可乎謂如此之人豈可用乎故史以不用釋可乎也

堯又曰誰可者

帝曰疇咨若予采案此以詁訓代經又省若予采蒙上文順此事也

讙兜曰其工旁聚布功可用

驩兜曰都其工方鳩僝功傳都於歎美老辭鳩聚僝見也歎其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案古文旁爲方依說文鳩當作逑說文僝具也故爲布釋文引馬融亦云具也孔傳言見非是方作如字讀亦誤古文尚書方逑僝功今文尚書旁鳩僝功都歎美之辭故史以爲可用也

堯曰其工善言其

屆僻似恭滔天不可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不可用家靜善也諓詩東門之栗有靜家室薛君曰靜善也庸用也回僻也象似也蓋古文尚書作靜言庸違故孔傳云起用行事而違背之今文尚書作靜言厥庸回故史言其用僻以不可釋經之吁孔傳本之不可與可用相對合上文誰可順此事不用誰可者下文縣可不可試不可用亂之西漢人解經簡而刪若此

堯又曰差四獄帝曰谷四岳案古文尚書咨四岳今文尚書嗟四嶽爾雅杏嵯也字林云髮古嗟字是咨嗟義同說文嶽从山獄聲岳古文象高形比部岳字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案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云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字今文作湯湯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湯字蓋於懷山襄陵上誤衍蕩蕩兩字俗人欲區別之因據今文改上蕩蕩爲湯湯今文無方割或史公所略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今文同言滔天之勢浩浩然懷山而襄陵也經是

倒句史以義讀順之故云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下民其咨有能俾文傳俾使文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

皆曰鯀可

僉曰於鯀哉傳僉皆也案以可釋經之於

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傳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案方命負命也方負聲相近古文尚書方命圮族今文尚書負命圮族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讀晉放則馬鄭王法古文皆取今文為說矣孔傳之意讀咈哉方為句命圮族為句師心好與力改舊義以古今文相難殆欲毀彼衆家獨仲已是其心循之不可問也若此史以不可釋經之咈哉或古文咈哉今文作弗哉

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傳异已也言餘人盡已雖鯀可試無成乃退案古文尚書岳曰异哉試可乃已今文尚書嶽曰异哉試不可而已用字乃史公以義增足异舉也而乃也可不可也四嶽言鯀可舉而用之試用而不可乃已之孔傳以試可為可試以乃已為無成乃退若從今文以可為不可不必空增無成矣

堯於是聽嶽用鯀

帝曰往欽哉傳

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案此以義釋經也勑伻往敬其事是聽嶽用鯀也

九歲功用不成

九載績用弗成案古文尚書九載績用弗成今文尚書九歲績用不成史記下云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考績史記亦作三歲一考功古文弗字今文多作不

堯曰嗟四嶽

案古文尚書咨四岳今文尚書嗟四嶽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案巽踐聲相近古文尚書巽朕位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巽由四嶽言之曰踐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傳否不案古文尚書岳曰否德忝帝位今文尚書嶽曰鄙德忝帝位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問孔作予所鄙者兩漢人所引魯論爲多鄭康成以古論校正之是古文論語作子所否者今文論語作子所鄙者與書古今文正合書古文否字當從今文讀爲鄙孔傳欲異於今文故別訓爲不釋文否方久反此孔音也又音鄙此馬鄭義從今文說也學者審之至魯論鄙字則當從古文作否鄭君所校最是琳謂古今文不可偏主於此見之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

匿者 曰明明揚側陋傳廣求賢也案悉舉貴戚此釋經之明明揚也及疏遠隱匿者此釋經之側陋也

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案古文尚書有鰥在下今文尚書有矜在下經典鰥寡字古文皆作鰥漢人始作矜在下在民閒也孔傳在下民之中本此

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 帝曰俞予聞如何孔傳俞然也案古文尚書予聞如何今文尚書朕聞之如何爾雅予朕我也朕予也

嶽曰盲者子 岳曰瞽子傳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案此當從史記以瞽為盲者孔傳無理之至

父頑母嚚弟傲 父頑母嚚象傲案作弟與父母字相配蓋今文經作弟傲

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案克能諧和乂治格至也

堯曰吾其試哉 帝曰我其試哉案爾雅吾我也古文尚書我其試哉今文尚書吾其試哉

於是堯妻之二女 女于時傳堯於是以二女妻舜案女謂堯妻之以二女也于於也時是也

觀其德於二女 觀厥刑于二女傳刑法也案古文尚

書觀厥刑于二女今文舜飭下二女於嬀汭釐降二女

尙書觀厥德於二女下嬀汭傳

降下案史公皆以釐爲飭上允釐如婦禮嬪于虞傳嬪

百工作信飭百官爾雅降下也婦也行婦道

於虞堯善之帝曰欽哉傳歎舜能修已行敬以

氏安人案史以義釋經故云堯善之

經義雜記卷第二十三

經四千四百五十四字

注四千五十七字